

# 聖樂峰修士對現代世界（教會）的啟迪

神樂院修士

聖人聖女的生命見證常是啟迪人心的泉源。雖然他們生活的時代、文化背景與我們不盡相同，但這無礙我們今天步武他們的芳表。在聖人身上，我們常能學到如何好好活於今天。下文將介紹一位聖人，聖樂峰修士（St. Rafael Arnáiz Barón, 1911-1938），並嘗試在他的生命中找出對應現今時代的啟迪。

## 聖樂峰修士的簡介

聖樂峰修士是嚴規熙篤會最新近（2009 年）封聖的聖人，他是二十世紀上旬西班牙聖依西多祿隱院（San Isidro de Dueñas）的一位年青獻堂修士（Oblate），離世時年僅二十七歲。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曾於 1989 年在西班牙聖地亞哥舉行普世青年節以及 1992 年在羅馬聖伯多祿廣場冊封樂峰為真福時，讚揚他為青年的模範和榜樣<sup>1</sup>。因此，聖樂峰的生命特別能向青年說話。

樂峰二十七年的生命並不複雜，但很傳奇。俯瞰他的一生，他出身富裕、虔誠的家庭，爸爸是林業工程師，舅父是公爵。他在成長中接受優良的教育，精於音樂、繪畫藝術，並準備成為建築師。但他在完成學業之前，毅然放棄一切美好的前途而選擇進入隱修院。他的隱修旅程，也是他最後的人生旅程，只有四年多。在這期間，因為突發而嚴重的糖尿病（達一星期暴跌五十三

---

1 “St Rafael Arnáiz Barón (1911-1938) - Biography,” vatican.va, March 19, 2022, [https://www.vatican.va/news\\_services/liturgy/saints/2009/ns\\_lit\\_doc\\_20091011\\_arnaiz\\_en.html#top](https://www.vatican.va/news_services/liturgy/saints/2009/ns_lit_doc_20091011_arnaiz_en.html#top)

磅體重的嚴重程度<sup>2</sup>），以及西班牙內戰徵兵，他三次離開修院，卻最終合計四次進入修院。第四次進修院，他明知修院缺乏醫療設備，照顧人手不足<sup>3</sup>，卻英勇地投奔天主，與家人訣別，不惜在修院中獻出最後的生命。在坎坷的隱修聖召路上、病痛的折騰中，樂峰以殉道的精神堅忍一總艱辛，以謙遜接納所有貶抑，徹底自我交付而成為呈獻天主的全燔祭，因而被天主迅速煉淨及聖化，斷續隱修四年，只住過修院十九個半月，即修成正果。

雖然樂峰短暫的生命很樸素，猶如聖女小德蘭（他們有很多地方相似），沒有做出什麼轟轟烈烈的大事，但他是傳奇，而他的傳奇需要深入他的生命場境和靈修中發掘，從中我們可以找到回應今天時代的啟迪。

### 在黑暗、艱難的時代中追隨基督

聖樂峰的生命最耀眼之處莫過於為聖召奉獻生命。他的傳記作者形容他為「聖召的殉道者」（Martyr to his vocation）<sup>4</sup>。然而，今天的時代追尋聖召的人、青年不多，信仰世俗化、社會動盪、疫情嚴峻、生活艱難，談聖召可能讓人覺得不著邊際，陳義太高，起碼不是當務之急。再說到隱修聖召，叫人離棄世俗，遁入隱院，即使對信仰、社會有心的教友也難理解，不禁要問：當世界這樣差，社會有這麼多需要時，為何還要藏身山林隱修？讓我們看看聖樂峰的生命如何回答這些問題。

---

2 Gonzalo Maria Fernández, *God Alone: A Spiritual Biography of Blessed Rafael Arnáiz Barón*, trans. by Hugh McCaffery, ed. by Kathleen O'Neill (Kalamazoo: Cistercian Publications, 2008), p. 31.

3 那時修院超過三十位修士出外參軍，人手必然緊絀，參 *Ibid.*, p. 70.

4 *Ibid.*, p. 119.

雖然樂峰出身優渥，但他並非身處和平時代，無憂無慮。自他第一次進修院享受了四個多月的隱修生活「蜜月期」後，他就突然發病要回家休養。在他考慮重返修院時，西班牙已爆發內戰。這場內戰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，非常殘酷，常有屠殺，死傷慘重，其中更有針對天主教會的迫害。內戰中，高達約七千位神職人員、修士修女被殺害。樂峰媽媽曾在寫給家人的信中記下驚險的經歷：一天黃昏，樂峰如常每天去一間道明會修院，在他出發後一小時，街上開始槍林彈雨，甚至有機關槍在掃射，路人慌忙逃生。翌日那間道明會修院即被燒燬，五位修士被殺<sup>5</sup>。另外，一間鄰近拉科魯尼亞（Corunna）的嚴規熙篤會修院有十八位修士在內戰中被殺<sup>6</sup>。可以想像，那時樂峰選擇修道是承擔了宗教人士被殺害的風險，擺上了性命。而他就在這樣的時代中追隨了基督。

樂峰身處的時代，比今天的香港艱難多了。但他在那時隱修，是不是逃避苦難呢？請看一些例子：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牟敦（Thomas Merton）進入熙篤會革責瑪尼隱修院（Abbey of Our Lady of Gethsemani），羅哲弟兄（Brother Roger of Taizé）開創泰澤修道團體，潘霍華牧師（Dietrich Bonhoeffer）開設地下神學院，與學生過修道的團體生活。這幾位二十世紀的信仰巨人，不約而同都以修道回應時代，而修道就是追隨基督。這說明了，在最壞的時代裡，有些人選擇最忠信地追隨基督。他們展示出，面對時代的苦難，一個人可以幫忙、貢獻的最大力量不是別的，只有信仰。

---

5 Ibid., p. 43.

6 Ibid., p. 72.

## 帶我走，把祢自己給世界

這也是聖樂峰的身教。事實上，樂峰最後一次殉道式回修院，他自己明說，其中一個動機（總共三個）是，因為西班牙正處於戰爭中，他要幫助在前線參軍奮戰的修院弟兄們<sup>7</sup>。即是說，樂峰為了內戰，為與弟兄共同作戰（樂峰因病不能入伍，所以他回修院以祈禱在精神上與弟兄一起作戰）而縮短自己的性命。甚至在他離世前十二日，為了西班牙、戰事、所愛的兄弟姊妹、朋友、父母等等，他懇求主以他的生命換取他們的拯救。他向主說：「帶我走，把祢自己給世界。」然後主俯聽了他<sup>8</sup>。這是聖樂峰生命的使徒性質，他為聖召殉道的同時，亦為世界家國奉獻生命。

## 每一個回應聖召的微小付出都有價值

那麼如何追隨基督、追尋聖召呢？固然修道是追隨基督，但追隨基督還有很多道路。在樂峰未進修院前，他在世俗中已經尋找各種途徑親近天主。他在中學時期做過聖達尼老會的董事會成員，大學時期加入守夜朝拜聖體的團體、聖雲先會及歌詠團。在學業緊湊時，他仍保持每天早上六時半參加彌撒，八至九時朝拜聖體，晚上十一時半唸完玫瑰經才睡<sup>9</sup>。這讓我們反思到，不論身在何處，在隱修院或在世俗中，一個渴慕天主的人總可找到辦法尋找天主。而且當他回應聖召，回應吸引他的天主時，他的每一個微小付出，都有價值！它們將帶領他步近天主，走聖召之路的

---

7 Ibid., p. 95.

8 Ibid., p. 111.

9 Ibid., pp. 13-14.; 斐伯利 (Alberico Feliz) 著，熙篤會聖母神樂院譯，《熙篤會的今日見證：聖樂峰修士》（香港：熙篤會聖母神樂院，2009），8-9 頁。

下一步。因為聖召不怎麼是剎那間突如其來的，反而常是一個動態的進程。

## 百折不撓奮進聖召路

聖樂峰的生命另一點璀璨必定是他百折不撓的精神。四次進修院是怎麼一回事？一個人不留後路，毫無保留的捨棄一切，離家修道已是多麼不容易，但當捨棄作完了，卻修不成道，重新被拋擲回已經捨棄了的世俗。一次如是，兩次夠了吧，還有第三次。每次離開修院，不知樂峰承受著多大的打擊、挫折和沮喪，其實每次他都大可放棄。畢竟他離開修院的原因不是與團體不和，也不是過不了、不享受嚴謹的隱修生活，並非這些個人或可以改善的問題，而是不受他控制、突如其來的喪失健康，對此他是沒有辦法的。

## 最好的初學生

事實上，樂峰深受全個團體愛戴。當他第一次離開修院，他的初學導師不停被整個初學團體追問：「樂峰何時回來，繼續以他的榜樣鼓勵我們？」教樂峰拉丁文的神父作證：「我們所有人都覺得樂峰是最好的初學生。」連院長也不尋常地對一個要離開的初學生說：「你一定要回來，所以我命令你服從醫生猶如他是你的初學導師。」<sup>10</sup>

而且樂峰無以復加地深愛嚴規熙篤會的生活。他綻放熱熾的生命力，盡力遵行會規，卓越的表現說明他沒枉費要捨棄一切來選擇的幸福。凌晨二時守夜更禱，他雀躍地飛快入聖堂，為與他

---

<sup>10</sup> Ibid., pp. 31-32.

的天主，等待著隱修士來謳歌讚美的天主會面<sup>11</sup>。一個文弱書生舉起鋤頭賣力苦幹到滿地汗水，不禁想起會父聖伯納德常常自問的名句：「伯納德，你為什麼來到這裡？」然後再一鼓作氣以雙倍努力工作<sup>12</sup>。他更說過猶如西默盎的話：「天主造就熙篤會是為了我，祂創造我是為了熙篤會……現在，我可以愉快地死去；我是熙篤會士。」<sup>13</sup>

醉心隱修生活，卻無情地要離開修院，正是這樣強烈的落差重擊了樂峰。這使他說到：「第一次離開，我想我會病死，我曾多麼難過……我想天主遺棄了我。第二次我因內戰離開……我知道回修院要付出很大代價……我看出天主置我於考驗之中。」<sup>14</sup>

### 手扶著犁不往後看

雖然樂峰內心很多掙扎，但他始終堅持一個信念：手扶著犁不往後看！他說：「但凡一個人將自己毫無保留地交出給天主，他必須準備好面對一切……我已奉獻自己給祂，祂也接納了我……從前我去修院時，我已將我的所有：我的靈魂及身體降服交出給祂……我的交付是絕對的、完全的，因此現在無論天主對我做什麼，只要祂認為能取悅祂，為祂最好，總是對的。而我的本份定是不埋怨也不叛逆……祂要求我的考驗是艱難的，但靠祂的幫助，我會邁步向前。不論在何方，這裡或那裡，我都會勇往

---

11 斐伯利 (Alberico Feliz) 著，熙篤會聖母神樂院譯，《熙篤會的今日見證：聖樂峰修士》(香港：熙篤會聖母神樂院，2009)，14 頁。

12 Gonzalo Maria Fernández, *God Alone: A Spiritual Biography of Blessed Rafael Arnáiz Barón*, trans. by Hugh McCaffery, ed. by Kathleen O'Neill (Kalamazoo: Cistercian Publications, 2008), p. 26.

13 Ibid., p. 29; 斐伯利 (Alberico Feliz) 著，熙篤會聖母神樂院譯，《熙篤會的今日見證：聖樂峰修士》(香港：熙篤會聖母神樂院，2009)，14 頁。

14 Ibid., p. 78.

直前。我已把手扶在犁上，我必不回望。」<sup>15</sup>樂峰徹底的奉獻恰恰將他獻堂生（Oblate，奉作全燔祭獻的意思）的身份發揮到極致。不僅如此，樂峰堅決的心更反映在這句壯語上：「若果我有一千條命，我會如此作（重返修院）多一千次。」<sup>16</sup>

樂峰這份百折不撓的決心，讓我們看到追尋聖召最根本的要素。聖本篤在他的《會規》第五十八章論到，收錄弟兄需經過嚴謹的考驗、詳細的觀察。在歷經不同關卡時，要緊的是，來者「恆心堅持到底」、「堅持初志」、「穩立不動（搖）」<sup>17</sup>。牟敦和應道：「一個人被某種生活方式所吸引，也應付得來這種生活，還不足夠確定他有聖召。……決定是不是一個真聖召，其關鍵在於這人是否能下定決心，擁抱一個生活方式，並活出這個決定。……如果他作出了冷靜而明確的決定，不因種種困難和反對就畏懼退縮，這就是一個好記號！代表天主給他恩寵去答覆召叫，他也真正回應了。」<sup>18</sup>回應聖召在乎決心與堅持。

在「最末的位置」說：「上主，我來了！」

雖然樂峰很神勇地追尋聖召，但他的神聖更在於謙遜。人本性上的激情也可以極端慷慨，「我若捨身投火被焚」（格前 13:3），但謙遜卻不是人本性的愛好，相反是消滅自我。而且，謙遜是隱修精神的核心。聖本篤在他的《會規》中花最多篇幅描

---

15 Ibid., p. 35.

16 Ibid., p. 64.

17 聖本篤（St. Benedict）著，熙篤會會士編譯，《聖本篤會規》（香港：香港大嶼山聖母神樂院，2014），100-101 頁。

18 多瑪斯·牟敦（Thomas Merton）著，陳靜怡、陳忠學譯，高豪校對，《沒有人是一處孤島》（台南：聞道出版社，2012），147-148 頁。

述這種德行的進程。牟敦指出，謙遜是聖本篤靈修的整個根基<sup>19</sup>。甚至所有隱修的修行：獨處、生活清貧、服從、靜默、祈禱等，全以謙遜和服從兩大德行為依歸<sup>20</sup>。所以謙遜無疑是成聖最要緊的途徑，我們好應效法樂峰的謙遜。

樂峰的謙遜在當獻堂生的選擇上表露無遺。獻堂生是不能全守會規，又想留在團體生活的修士。他不能照其他修士一樣宣發聖願，永遠是團體中最末的一位，他會看著一位位後輩發願，在團體中地位比他高。所以做獻堂生是沒有得「發展」的，他只是想留在團體在修院生活，他再不可能有別的理想。這反而更純粹。隱修士離棄世俗的虛榮入隱院，卻有可能視發願為一種成就、獲得肯定的虛榮……但樂峰發病後，為了重回修院而願意當獻堂生，這表示他單純為了天主和弟兄而來。

樂峰曾說：「如果你看見罪人、窮人、病人，癩病人都在跟隨耶穌。……如果你看到耶穌召叫你，在祂的跟隨者中間『給你一個位置』，且用那雙神聖的眼睛，散發著愛、溫柔和寬恕的眼神來看你，並對你說：『你為什麼不跟隨我？』……你會怎樣做？……我可以肯定，如果你看到耶穌雙眼的甘飴……你會加入祂的行列，即使你會處於『最末的位置。』……試想跟隨耶穌時在『最末的位置』，但你仍要說：上主，我來了。……而且耶穌對我說：『你願意時，便可以前來……至於你是否最末的位置，這並不要緊……我會因此而愛你少一些嗎？……也許是更多呢。』」<sup>21</sup>為了追隨基督，享有主愛，做最微末又如何？

---

19 Thomas Merton, *The Silent Life* (New York: 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1999), p. 79.

20 *Ibid.*, pp. 3-4.

21 斐伯利 (Alberico Feliz) 著，熙篤會聖母神樂院譯，《熙篤會的今日見證：聖樂峰修士》（香港：熙篤會聖母神樂院，2009），21-22 頁。

難道少了聖願會阻止我盡全力愛天主嗎？

況且，樂峰選擇做最微末時，他毫無消極的無可奈何，反之，他以獻堂生的奉獻精神和對天主單純熾烈的愛，將宣發聖願的渴想，當作禮物送給天主。在申請重入修院時，樂峰對院長說：「對於聖願，難道我沒有盡全力愛天主嗎？那麼，何需加宣聖願呢？少了聖願無礙我親近天主、與其他弟兄一同向祂獻上靜默、並安靜又謙卑地，僅作為一位獻堂生來愛祂。可敬的父親，你可以放心，你會有一位這樣的獻堂生：他惟一的渴望是光榮天主，他以一顆一無所求的心來愛祂、事奉祂，他甚至將發願的渴望作成禮物獻給祂，因為這是天主向他要求的。而且，請相信我，我這樣做並無強逼自己，而是滿懷喜悅和滿足。」<sup>22</sup>

成為完全無用的人

樂峰的謙遜還在於接受一切自我的貶抑。自從發病後，樂峰成了一個完全無用的人，他在寫作中不時用一個字來形容自己，那就是 *Useless*。本來樂峰優秀有為、有學識、有藝術氣質和才能、非一般的熱心、個性親和與團體融洽，更卓越地遵行會規和過修院生活，祈禱、勞作、閱讀無不全情投入，是十分活潑的青年。但他的糖尿病令他疲倦無力、渴睡、常感飢渴，奪走了他所有的朝氣。

樂峰再不能以任何出色的表現來表達自己。他曾明言，隱修生活中他最愛詠唱日課<sup>23</sup>，他也視隱院為世界中一個能讓他日夜無

---

22 Gonzalo Maria Fernández, *God Alone: A Spiritual Biography of Blessed Rafael Arnáiz Barón*, trans. by Hugh McCaffery, ed. by Kathleen O'Neill (Kalamazoo: Cistercian Publications, 2008), p. 51.

23 *Ibid.*, p. 32.

間地讚美天主的角落<sup>24</sup>，但現在他卻要接受自己唱經時身不由己地打瞌睡。他不能勞作。他要放下自尊接受別人的照顧。後來，他終日住在病房中，與其他兄弟隔離，不能過心愛的團體生活，孤寂難當。當修院超過三十位修士離開修院參軍<sup>25</sup>，惟獨他被國家評為完全無用不能入伍，不能與兄弟在前線並肩作戰，付出自己。樂峰自覺對家人、對修院團體、對國家，甚至對天主無用。這是多麼大的自我貶抑呀！

### 世俗價值與謙遜背道而馳

如果沒有謙遜，沒有人會接受自己無用。世俗社會的價值觀與謙遜正好倒轉。社會叫我們要有用，要能幹，為向人證明實力不惜爭個你死我活。它不重視人本身的價值，只看人能做到什麼，因此弱者被視為沒有價值。如此，我們不能接受自己稍為無用一點。然而，奇怪的是，做隱修士正是做對社會無用的人。牟敦指出，在無宗教基礎、崇尚物質的社會文化中，隱修士無法被理解，因為他不是為生產什麼，他的人生顯得好像完全無用<sup>26</sup>。樂峰呼應說，那些獻身於一直雙膝跪地舉心向上的有心人，被世界認為是無出息、瘋狂及浪費人生<sup>27</sup>。那麼這些無用的人能帶給世俗社會什麼啟發呢？

---

24 Ibid., p. 22.

25 Ibid., p. 70.

26 Thomas Merton, *The Silent Life* (New York: 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1999), p. viii.

27 Fray Ma. Rafael Arnáiz Barón, *TO KNOW HOW TO WAIT*, trans. by Mairin Mitchell (London: Sands & Co (Publishers) LTD, 1964), p. 243.

## 謙遜療癒世俗的荒謬

「無用」的隱修士對社會一定「要有用」的價值觀說不！泰澤羅哲修士有一句當頭棒喝的話：「人生之所以美麗，不一定因為擁有異乎常人的能力或特殊的技能；因為有一種幸福，我們能在捨己中尋獲。」<sup>28</sup>牟敦和應並指出，世俗所定義的成功是一種謬論：「一個人完美與否完全取決於別人的想法、他人的意見和贏得的掌聲，永遠活在別人的想像中，好像真我只能存在於別人的想像中！」<sup>29</sup>而隱修院告訴世人關於人的真理是「謙遜」，接受自己的平庸才能享有平安<sup>30</sup>。樂峰則對笑人浪費人生的世界說：「那些獻身祈禱的人才是惟一懂得善用時間的人<sup>31</sup>。而真正的浪費時間、浪費人生，是我們沒有為天主而活的時候<sup>32</sup>。」所以若有人想脫離世俗價值的荒謬，他可以在謙遜中尋獲幸福與平安，並真正的活著。

而且我們不要誤以為謙遜是消極的，只有看低自己，樂峰指出謙遜使我們積極地信靠天主。他說道：「在天主前謙遜有助我們獲得信心。因謙遜意味著認識自己，而有哪個真正認識自己的人，會不將所有希望置於天主，而對自己懷有任何希望呢？」<sup>33</sup>

---

28 泰澤羅哲弟兄（Brother Roger of Taizé）著，范晉豪譯，《盼望之路：泰澤羅哲弟兄的最後良言》（香港：基督教文藝出版社，2015），4頁。

29 多瑪斯·牟敦（Thomas Merton）著，方光珞、鄭至麗譯，吳伯仁審訂，《七重山》（台北：啟示出版社，2018），403頁。

30 Thomas Merton 著，劉若愚譯，《熙篤隱修會生活》（香港：香港大嶼山聖母神樂院，1978），2頁。

31 Fray Ma. Rafael Arnáiz Barón, *TO KNOW HOW TO WAIT*, trans. by Mairin Mitchell (London: Sands & Co (Publishers) LTD, 1964), p. 243.

32 *Ibid.*, p. 271.

33 *Ibid.*, p. 135.

## 心心念念一句話

看過樂峰生命的焦點，我們接著認識他的靈修對我們有何啟迪。論到聖樂峰的靈修，首要、不能不提的是他的一句座右銘：惟獨天主（**God alone**）。他的傳記用了這句話來做書名，點出樂峰靈修的最重點。樂峰最後一次回修院受飢餓、心靈孤寂、終日在病房與人區隔之苦時，他懷抱一個信念：「惟獨天主……惟獨天主……惟獨天主。那是我的座右銘，那是我惟一的想念。」<sup>34</sup>這句座右銘威力大得叫樂峰可以忍受一切，無懼死亡，到底它有什麼意義呢？

## 有主就滿足

樂峰的「惟獨天主」與他的國家西班牙最享負盛名的聖人，聖女大德蘭的詩，是異曲同工的。「不再有憂慮，不再有害怕；與主在一起，甚麼都不缺。不再有憂慮，不再有害怕，有主就滿足（**God alone fully satisfies**）。」惟獨天主足矣，所以既一無所缺，亦再無所求，就能如同西默盎，平安死去也無妨。

樂峰清楚說出此精神：「這是一個艱難的時代，但為何要憂慮？誰擁有天主則一無所缺，無論人們對我們做成多大傷害，他們頂多只能取去我們的性命……而一位嚴規熙篤會士的性命不值一文……甚或，毫無價值。當然，只要我一息尚存，我的性命都會用來事奉天主。但當祂以任何方式取回我的性命，這都很好，因為這是祂的，祂喜歡怎樣對待祂的東西都可以……我不能理解

---

34 Gonzalo Maria Fernández, *God Alone: A Spiritual Biography of Blessed Rafael Arnáiz Barón*, trans. by Hugh McCaffery, ed. by Kathleen O'Neill (Kalamazoo: Cistercian Publications, 2008), p. 93.

一位隱修士為何會害怕死亡。」<sup>35</sup>在此，我們可以看到樂峰的殉道精神，不是憑藉一己在自我中激發出來的勇氣，反而循相反方向，是在「無我」中，在完全托付生命給天主，隨祂任意安排之中，置生死於度外。

## 追求「惟獨天主」的生命

「惟獨天主」的精神是從那裡來的呢？其實它是隱修士畢生的追求。一位隱修士離開世俗，進入隱院，是為更能全人投入、全神貫注地與天主在一起，這就是「惟獨天主」的第一步。即使他生活在團體中，但為他而言，他是在每位弟兄身上發現天主。在與弟兄彼此相愛、在世趨向完美的諸聖相通（共融）時，他更能與天主結合。如此，他一生是為追求達到更「惟獨天主」的生命，直到能與主面對面為止。聖樂峰是隱修士的模範，他成全了「惟獨天主」的生命。

樂峰曾提及，對他來說，一位嚴規熙篤會士是指：「不求一切，除了要天主所要。天主是他惟一的支配、惟一的渴望、惟一的愛……這樣他可充滿天主的神，為了天主更大的光榮，以祂的名，只為天主而作人生所有的行動。」<sup>36</sup>這就是隱修士「惟獨天主」的生命。

## 惟獨天主是平安

這份「惟獨天主」的精神帶給我們什麼啟迪呢？在疫症肆虐、生活失序艱難、烏克蘭被俄羅斯侵略的炮火蹂躪，世界喪失

---

<sup>35</sup> Ibid., p. 69.

<sup>36</sup> Ibid., p. 37.

和平之際，人心惶惶，茫然失措，昔日建築在各樣人、事、物上的安全感都落空、靠不住了，在那裡、靠什麼能重獲平安呢？樂峰與你共鳴，他也曾尋求過平安，可惜他發現世上沒有平安。後來上主幫他脫離了種種虛幻和人事，他清楚看出，真正的平安只在於天主<sup>37</sup>。

而且，平安不在於外在環境。樂峰有一席話發人深省。他對從外邊來到隱修院的人說：「心靈的平安不是來自隱修院的靜默，也不是來自隱院迴廊的柏樹叢，亦不是來自院中小鳥的合唱。嚴規熙篤會士的平安是天主，在祂以外，沒有其它有價值的事物。主，惟有祢，惟有祢長存。日光之下無任何事物能滿足人心，惟有祢。」<sup>38</sup>

即使環境再美好，它們稍縱即逝，不是內心踏實的泉源。反之，無論環境再惡劣，只要找到平安的真正根基，任誰也不能動搖內心的穩妥。平安的泉源、根基是什麼？聖奧斯定說：「我們是造來為祢的；我們的心得不到祢，就搖搖不安。」<sup>39</sup>惟獨天主是平安。這說明了，縱然身處疫症泛濫、戰火連天、政治宗教迫害之中，仍可享有穩固的平安，甚至無懼死亡。內在永遠比外在更具決定性、主導性。其中一個例子是，歸心祈禱所依據的靈修經典《不知之雲》，誕生於十四世紀的英國，那時全歐洲因黑死病減少三分之一人口，還有英法百年戰爭，可見它是一部以內在平安抗衡死亡時代的信仰遺產。

---

37 Fray Ma. Rafael Arnáiz Barón, *TO KNOW HOW TO WAIT*, trans. by Mairin Mitchell (London: Sands & Co (Publishers) LTD, 1964), p. 234.

38 *Ibid.*, p. 303.

39 聖奧斯定 (St. Augustine) 著，吳應楓譯，《懺悔錄》（台北：光啟文化事業，2017），11 頁。

## 聖人之為聖人，惟獨因為愛

再看聖樂峰的靈修，他跟聖女小德蘭確實相似，他們的生命都充滿愛。的確，聖人的生命總歸是愛，成聖只在乎愛，「愛就是法律的滿全」（羅 13:10）。樂峰表示，一位聖人之為聖人，惟獨因為愛<sup>40</sup>。牟敦指出：「基督徒的成聖不只關於收心祈禱或心禱。成聖是愛：愛天主在萬有之上，以及在天主內愛我們的弟兄。這份愛最終會要求我們完全忘卻自我。」<sup>41</sup>靈修最重要的只是愛，若失卻了，就如聖保祿宗徒所言：「我若沒有愛，我什麼也不算。」（格前 13:2）牟敦又和應：「熙篤會士有了對主、對人的真愛，才是真正的隱士；沒有愛，他們無論作什麼善事，都不能成為隱修士，不如還俗更好！」<sup>42</sup>樂峰是熙篤會士的典範，他的靈修焦點就是愛。

## 樂峰也說「我的聖召就是愛」

樂峰與小德蘭一樣說過「我的聖召就是愛」。他曾說：「我的生命就是我的聖召，而我的聖召濃縮在一件事：來愛天主。祂向我要的沒有比我愛祂、保持祂在身邊更多的了。」<sup>43</sup>當樂峰回答人他進隱修院做甚麼時，他亦說出同樣的聖召精粹：「當他們問我：『你在嚴規熙篤會隱修院做甚麼？』我多少次想回答一個非

---

40 Gonzalo Maria Fernández, *God Alone: A Spiritual Biography of Blessed Rafael Arnáiz Barón*, trans. by Hugh McCaffery, ed. by Kathleen O'Neill (Kalamazoo: Cistercian Publications, 2008), p. 56.

41 Thomas Merton, *The Silent Life* (New York: 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1999), p. 7.

42 Thomas Merton 著，康福堂譯，《寧靜的改革者——十二世紀明谷伯納德》（新竹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聖經學院，2011），36 頁。

43 Gonzalo Maria Fernández, *God Alone: A Spiritual Biography of Blessed Rafael Arnáiz Barón*, trans. by Hugh McCaffery, ed. by Kathleen O'Neill (Kalamazoo: Cistercian Publications, 2008), p. 58.

常簡單的答案。一個人來到這裡是來愛天主，並讓他自己被天主所愛，僅此而已再無他了。」<sup>44</sup>

但願我的人生只是不多於一個愛的行動

不僅聖召，樂峰更以愛來定義自己。他說：「我不是一位修道人……我也不是世俗的人……我什麼也不是……讚美天主，我只是一位與基督相愛的人。……但願我的人生沒有別的，只是不多於一個愛的行動。」<sup>45</sup>「愛的人生！這是我的會規，我的聖願，這是我存在的惟一理由。」<sup>46</sup>

事實上，樂峰達成了他的想望，無論從那一方面看，他的人生都是愛的行動。固然樂峰至愛天主，也愛國家和世界到奉獻生命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也愛弟兄愛到捨掉性命，他是為弟兄最後一次返修院的。熙篤會的最大特色莫過於團體生活，弟兄們一生同生共死、彼此相愛，是為達到聖本篤在《會規》所說的，最終所有弟兄並非獨善其身，而是一個也不能少的「同至常生」<sup>47</sup>。如是，因樂峰深愛弟兄，他滿全了熙篤會的聖召，而這聖召最要緊的就是愛。

---

44 Fray Ma. Rafael Arnáiz Barón, *TO KNOW HOW TO WAIT*, trans. by Mairin Mitchell (London: Sands & Co (Publishers) LTD, 1964), p. 13.

45 Gonzalo Maria Fernández, *God Alone: A Spiritual Biography of Blessed Rafael Arnáiz Barón*, trans. by Hugh McCaffery, ed. by Kathleen O'Neill (Kalamazoo: Cistercian Publications, 2008), p. 99.

46 Fray Ma. Rafael Arnáiz Barón, *TO KNOW HOW TO WAIT*, trans. by Mairin Mitchell (London: Sands & Co (Publishers) LTD, 1964), p. 30.

47 聖本篤 (St. Benedict) 著，熙篤會會士編譯，《聖本篤會規》（香港：香港大嶼山聖母神樂院，2014），125 頁。

愛很重要，在艱難的時代，愛更重要。愛令我們成為更好的自己，成為在基督內的真我。在這時代，我們要活出更好的自己，所以我們心中要有愛，而且越難越愛。

從事身邊的小事，即能幫助全世界

聖樂峰與聖女小德蘭的靈修還有很多相似，其中一樣是，他們不追求豐功偉績，反而透過日常生活的瑣碎事，一點一滴把愛獻給天主。這樣的成聖之道確是我們的福音。即使時勢很惡，不容許好人有所作為，或者面對瘟疫，令我們感覺無能為力，這時我們仍能透過每一個微小的行動去付出，而每一點付出即使再微小都有價值！不僅如此，如果我們再體會諸聖相通的信念，我們每個人為皈依所付出的每一分努力，其實是無形地有助於世界的和平與正義。《懺悔聖事禮典》（1973年）的導言如此說：「『由於天主上智深奧與仁慈的計劃，人類因超性的友誼彼此間互相聯繫；因此，一人的罪惡將害及他人，同樣，一人的功德也將利及他人』……人類犯罪有共害作用，同樣、懺悔也有互助作用，他們藉基督的恩寵，得了罪赦，便與其他人共同為世界的和平與正義而工作。」<sup>48</sup>這樣，無論身處任何逆境，我們不必灰心、挫敗，反之，我們可以努力的空間是沒有限制的。我們只需從事身邊的小事，即能幫助全世界。

為愛天主而眨眨眼就能賺得天堂

有一次，樂峰心緒不寧、煩躁不安地削大頭菜，他突然體悟到在小事中成聖的道理。當他在削、削、削……他不禁苦悶自

---

48 安鵬浩（Anscar J. Chupungco, OSB）著，羅國輝譯，《懺悔聖事默想》（香港：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辦事處，2019），16頁。

問，到底我為了什麼在削大頭菜呢？他心中無意識地跳出一個答案：「我一直在削大頭菜是為了愛，為了對耶穌基督的愛。」當下他的煩躁一掃而空，迎來的是滿心平安。他得到一個想法：生活中最微小的行動也能作為愛天主的行動，即使開一開眼或閉一閉目，只要因主之名而作，都能為我們賺得天堂<sup>49</sup>。所以樂峰向我們說這番話：「讓我們善用那些日常的、稀鬆平常的生活小事來成聖。我們不需要做大事來成為聖人，在小事中做偉大的事就夠了。……為祂做事，思念著祂，無關什麼情況、地點、職業的事，這些並不重要。在我削馬鈴薯時，天主能夠使我神聖得一如我統治多個帝國一樣。」<sup>50</sup>樂峰的話有不少聖人證實，聖德蘭修女教我們「心懷大愛做小事」，清修庖廚中的勞倫斯修士（Br. Lawrence of the Resurrection）在廚房煎煎蛋也能與天主心相契合。

### 懷著感恩之心接受病痛

最後，不得不提樂峰是在忍受病痛中成聖。沒錯，忍受病痛是成聖的途徑。沙漠教父提比斯的若瑟院長（Abbot Joseph of Thebes）指出，在天主眼中有三種人是光榮的，其中一種是患病和受試探，卻能懷著感恩之心接受一切的人<sup>51</sup>。巴德院長（Abbot Pastor）和應道：「如果有三位隱修士住在一起，其中有一位常常靜默祈禱；另一位頑疾纏身，卻為此而感恩；第三位滿懷虔誠地服侍他們兩人。這三個人都是同等的，就好像他們都在做同一件

---

49 Fray Ma. Rafael Arnáiz Barón, *TO KNOW HOW TO WAIT*, trans. by Mairin Mitchell (London: Sands & Co (Publishers) LTD, 1964), p. 201.

50 *Ibid.*, pp. 203-204.

51 沙漠教父（Desert Fathers）著，多瑪斯·麥純（Thomas Merton）編譯，*公教真理學會*譯，《沙漠的智慧：取自四世紀沙漠教父語錄》（香港：公教真理學會，2010），27頁。

事一樣，分不出高低。」<sup>52</sup>由此可見，常常默觀祈禱、懷著感恩之心接受病痛、滿懷愛心以行動服侍他人，是三條不分上下的成聖路徑。樂峰是走第二條路的聖人。

微笑得猶如他是世上最開心的人

樂峰如何懷著感恩之心接受病痛呢？當樂峰第一次發病，體重暴跌、虛脫、面無血色、短暫失明、瀕臨死亡之際，他的傳記作者寫道：「他仍然微笑得猶如他是世上最開心的人。」<sup>53</sup>樂峰亦曾這樣祈禱：「主，我什麼也不埋怨。我只想承行祢的意願。主，我相信靠著謙遜的服從，我會做得到。我惟一的渴求是過一個簡樸的生活：沒有什麼超過平常、在人前藏起我對祢的愛、在隱院中微笑著過我病患的生活、毫不抗拒地遵行祢的吩咐、隨時準備好服從、向每個人隱瞞我心中想爆發的熱望：我想擁抱耶穌而死，以及隱藏偶爾的渴望：想做我承擔不了的補贖。」<sup>54</sup>他視病痛是天主的意願，每天莞爾度過，絕不抱怨，以此愛著天主。

無論什麼人用什麼都換不到的珍寶

可是，為樂峰帶來無限痛苦的病患，樂峰竟視之為珍寶。他越來越愛這個天主給他的十字架，到一個程度，你用世上任何事物都不能換他遠離它。即使他神枯得再不懂怎樣祈禱、再不知如何做好自己、再沒有信仰的熱誠，他卻知道惟一一件事：他有一個無論什麼人用什麼跟他交換，他都會拒絕交換的珍寶，那就是

---

52 同上，43頁。

53 Gonzalo Maria Fernández, *God Alone: A Spiritual Biography of Blessed Rafael Arnáiz Barón*, trans. by Hugh McCaffery, ed. by Kathleen O'Neill (Kalamazoo: Cistercian Publications, 2008), p. 31.

54 Fray Ma. Rafael Arnáiz Barón, *TO KNOW HOW TO WAIT*, trans. by Mairin Mitchell (London: Sands & Co (Publishers) LTD, 1964), p. 32.

他的十字架，耶穌的十字架，那是他惟一的安息<sup>55</sup>。何解？因為天主在其中臨在。請聽樂峰說：「最初我們請求得到十字架，然後我們得償所願時，卻痛哭起來。然而一旦我們接受它，我們會多麼愉悅地發現，我們與基督結合在一起。」<sup>56</sup>

我們從苦難中所學到的，必更增加我們奉獻的決心

在這個不安的時代，瘟疫、戰爭、生活艱難都為我們帶來身心靈的痛苦。但樂峰坦然面對時勢的艱難、自身的病苦，並在承受痛苦時信仰更堅定，更親近天主的榜樣，鼓勵我們在這時期接受痛苦、多點忍耐、懷著信心前行。樂峰忍受病苦時，心中不時迴盪義人聖約伯的一句話：「難道我們只由天主那裡接受恩惠，而不接受災禍嗎？」（約 2:10）這句話給予樂峰力量，相信也能加給我們力量走下去。與約伯和樂峰懷有相同精神的還有潘霍華，他有幾句感動人心的詩句值得我們存在心中回味、共勉。他在集中營殉道前夕，於 1945 年的元旦寫下以下的詩句，他這樣祈禱：「父啊……倘若我們得喝乾悲慘的杯直到飲盡痛苦的屑滓，在你的命令下，我們決不躊躇，願以感激的心接受，你恩手之所施賜。可是如果你定意再次釋放我們，讓我們享受生命的光輝，那麼我們從苦難中所學到的，必更增加我們奉獻的決心。」<sup>57</sup>對於信靠天主的人，無論他遭遇逆境或順境，痛苦或釋放，一切只會推動他朝同一方向邁進，所有的遭遇將變成感恩、奉獻、愛天主

---

55 Ibid., p. 104.

56 Fray Ma. Rafael Arnáiz Barón, *TO KNOW HOW TO WAIT*, trans. by Mairin Mitchell (London: Sands & Co (Publishers) LTD, 1964), p. 86.

57 潘霍華 (Dietrich Bonhoeffer) 著，許碧端譯，《獄中書簡》（香港：基督教文藝出版社，1999），253-254 頁。

的途徑，最終他所遭遇的悲喜無關重要，惟一要緊的只是他跟天主越來越緊密。讓我們學習信靠天主前行。

## 總結

總括而言，聖樂峰修士的生命啟迪及鼓舞我們：在黑暗的時代中追隨基督，懷有徹底奉獻自己給天主的精神，在放棄虛假自我的謙遜中愛主愛人，從日常的小事做起，幫助世界減輕苦難，並在接受痛苦中緊靠天主忍耐前行。其實這樣的聖人芳表不多不少正是活現出聖經對艱難時勢的教訓。

請看最敗壞的時代中，「諾厄是他同時代惟一正義齊全的人，常同天主往來。」（創 6:9）於是諾厄保存了世界的生命。縱然索多瑪和哈摩辣惡貫滿盈，亞巴郎卻能因他的正義與天主討價還價，阻撓降罰。（創 18:23-33）羅特與亞巴郎一樣款待天主的使者，並在危急關頭為保全兩位使者全身而退，寧願犧牲自己的女兒，義薄雲天。因他正義，只要他還未走出索多瑪，天主的使者竟說：「我不能行事。」（創 19:22）他的存在阻止了天主滅城。換句話，只要有一個義人在城中，全城都會因他而消災解難。

很令人感動的還有《多俾亞傳》。老多俾亞身處被擄、族人被屠殺、自己人又不爭氣，無人記念天主信仰凋零的時代，但他無懼惡劣環境，亦未怕孤寂，孤身堅守信仰朝拜天主，時時遵行律法，兒子娶妻也是為親人行律法應有之義，行形哀矜埋葬族人時，連飯也顧不得吃。當義人遭遇無故眼瞎，再好的人也承受不了環境與自身的雙重打擊，難受得求死。但天主絕不拋棄義人！隨即派天使醫治、同行，救義人於水火之中，容讓讚頌天主和聖天使之聲再次響徹雲霄。

新約《斐理伯書》也是這時代的最佳讀本，聖保祿宗徒在殉道邊緣四射信仰光芒，懷著訣別的情懷，將最重要的信仰意志託付我們承傳，他說：「在乖僻敗壞的世代中，做天主無瑕的子女；在世人中你們應放光明，有如宇宙間的明星，將生命的話顯耀出來……」（斐 2:15-16 上）

聖經明示，在壞時代中要做虔誠正義的人，這樣的人在天主眼中珍貴無比，他能救助身處的地方。但願我們從聖人的芬表和聖經的教導中得到鼓舞，而且更從聖人的代禱中不斷獲得助佑！我深信聖樂峰很了解戰爭與疾病的痛苦。聖樂峰修士，為我等祈！